外公的书，背后那穿越百年的往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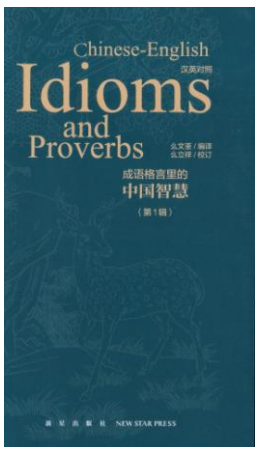
袁传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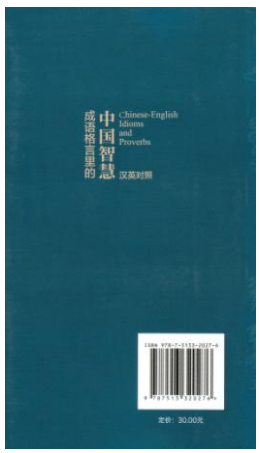
本人年逾古稀，先外祖父若是在世，今年将近 130 岁了。他老人家的书，当然是他生前的著作，确切地说是 76 年前、民国时期的出版物。如今，这本书经北京的“新星出版社”整理再版，再次印刷面世了。于是，外公的书有了两个版本：一是民国版，原书名叫《汉英成语格言合璧二千句》，其中的中文部分是繁体字的，由“盛兰学社”1940 年出版，其英文书名是《Chinese-English Idioms and Proverbs 》。二是 2015 年新版，更名为《成语格言里的中国智慧》，简体字的中文，其英文书名与原版相同。两个版本的署名都是么文荃编译，么立祥校订。前者是我的外公，按家乡习惯，我喊他“姥爷”，后者是我的曾外祖父，我没见过。





图 1. 1940 民国版 版权页 作者序 作者肖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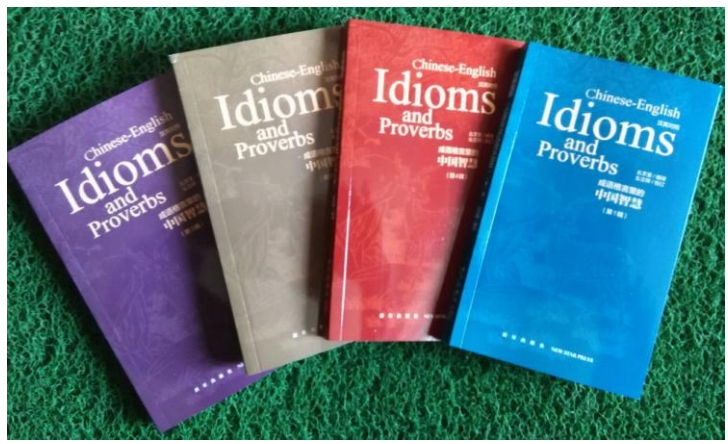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. 2015 新版 (第 1 册 封面，封底） **2015 新版**（共 4 册）

曾外公与外公，“盛兰学社”

2015 年的新版书，在其前、后勒口处，相继印有介绍我的这两位先人和“盛兰学社”的一段话，谨抄录如下：



我的外公与外婆

么立祥，河北定县人，清末光绪年间举人，乡绅，家道殷实，依靠家财与志同道合者的捐助办学惠民，获满城称赞，乡里有童谣流传至今：“东亭镇，街道长，出了个举人么立祥；拆大庙，办学堂，满城都赞么立祥。”为维持学堂，么立祥典屋、卖地，几近破産。

么文荃，么立祥之子。生于 1889 年。儿时读私塾。1906 年东渡日本留学，在早稻田大学主攻化学。四年学成回国，先后在家乡，保定和北平谋生，在各地的专科学校教授物理和化学等课程。后于“北平国立艺专”担任训导主任与英文教授。同事尽是著名书画家，如齐白石、寿石工、颜伯龙等。北平沦陷后，长期赋闲，家庭生计出现危机，为稻粱谋，以翻译为生。

么文荃眼见四个儿女都已成才，各有所长，于是想到办一个出版社，只出版自己家人的作品。么文荃号若兰，于是让子女依次取号：次兰、少兰、筱兰和幼兰，出版社定名“盛兰学社”最为贴切，既雅致又吉祥。

么文荃擅长中英翻译，将朱柏庐的《治家格言》，孔子的《论语》等相继翻译成英文。其子女创作小说，编写教材读物，设计封面，各尽其力。有感于“欧亚文化之沟通，东西文明之握手，端赖英语间为其介……而我国成语格言之英译，殆如凤毛麟角，尚属罕觏”，遂立志将中国格言成语译成英文，“以寸晷之暇，汇录成语格言，数达二千。悉心移译，不厌求详”，“藉作涉世之楷模，淑身之法式”。

1949 年，么文荃逝世，“盛兰学社”寿终正寝。

坐拥书城

先母是外公的长女。我是外公的长外孙，自小深受他疼爱。外公手不释卷，常常是一手拿书，一手把我揽在怀里。我即使把他的皮袍子尿湿了，他也不以为意，仅令我母为他擦拭干净即可。在我呀呀学语的时候，他教我学说英文。

外公偏爱我，据说他没有抱过其他的孙男孙女。我的表妹莉蕾，不到一岁时跟着她的画家妈妈，即我的二姨，离开北平，跨洋越海去了台湾。30 多年后，我正在美国留学，她从台湾到美国来看我，还“抱怨”说：“姥爷在我出生后，没抱过我，只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‘以后替我好好气气妳妈！’说完就转身走了。”莉蕾是听二姨说的。

1949 年，我 5 岁，外公沈疴日重，入住北平“中央医院”，它后来更名“人民医院”，如今叫“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”。我是被外公召到他病房床前，做最后诀别的唯一孙辈。外公下葬时，舅父令我和他并排跪在那即将埋葬棺木的大坑边缘，轮流举幡，为外公招魂。

记得外公出殡那一天，正是解放军进驻京城的时候。外公生前家住西城寿逾百（音“伯”）胡同。此条胡同南北两侧的屋檐下或门洞内，各处都有进城的解放军士兵在歇息。我家的门洞内也有几位，他们把枪枝和背包行李放下来，席地而坐。除了向我家讨水喝外，不轻易进入大门。我很好奇，羡慕地看着他们，甚至摸摸他们的枪枝。

“盛兰学社”就在这改朝换代的时节，随着外公的去世而寿终正寝。出版社倒闭了，没有卖出的各类书籍，一捆又一捆，堆放在一间屋子里，从地面一直堆高到天花板，占据了半间屋子。等我到了上小学的年纪，这里就成了我的游乐场。我用那成捆的书，当作“积木”，搭建城楼和阶梯，从地面到屋顶，爬上爬下，浑身沾满尘土，却乐此不疲。“坐拥书城”本是一句比喻，我小时候可是实实在在地“坐拥书城”的！

我上中学后，似乎开始懂事了，就拆开那一捆捆的包装，仔细地读那些书了。首先喜欢读的是，“盛兰学社”出版的那些初等数学辅导书，升学指导与题解之类。我还读了三姨创作的短篇与中篇小说集，有《洞房花烛夜》和《七姊妹》。其实三姨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，15 岁考进北大的，数学读得轻松愉快，于是又兼学文学，受到时任文学院院长、后继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之表彰与鼓励。常常有人问三姨：以何为专业？以何为职业？她回答说：“那得看您问的是哪一年？”真的，有些年三姨是专业作家，靠稿费为生；而有些年则是职业的数学教师，靠学校的薪水。三姨这些小说集的封面都是二姨亲手设计。

二姨从“北平国立艺专”（今北京的“中央美术学院”之前身）毕业后，留校当了助教，是职业画家。《洞房花烛夜》的封面是她画的一幅工笔仕女“窗前观春柳”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读完了舅父和三姨合作翻译的《范氏大代数》，原著即 Henry B. Fine 之《College Algebra》。 阅读这些书，我获益匪浅，不仅喜欢数学了，还奠定了我日后以数学为专业的基础。此外，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毕业的舅父给我逐字逐句讲解过，外公翻译的朱柏庐所著之《治家格言》，我既学汉语，又学英文，还记下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，诸如：

“宜未雨而绸缪，毋临渴而掘井”；

“勿贪意外之财，勿饮过量之酒”；

“与肩挑贸易，勿占便宜。见贫苦亲邻，须加温恤”；

“善欲人见，不是真善。恶恐人知，便是大恶”；

“施惠勿念，受恩莫忘”。

照先外公的话，这些教条都可“藉作涉世之楷模，淑身之法式”。

付之一炬

后来家里住房紧张，人都不够住的，哪里还能半间屋子堆书？于是，家人忍痛把那成捆的书拉到“废品收购站”，当作烂纸打发掉！然而敝帚自珍，家人把每部书都留下数册当作“盛兰学社”的纪念。这些书和家里收藏的名家书画，都放在几个大书柜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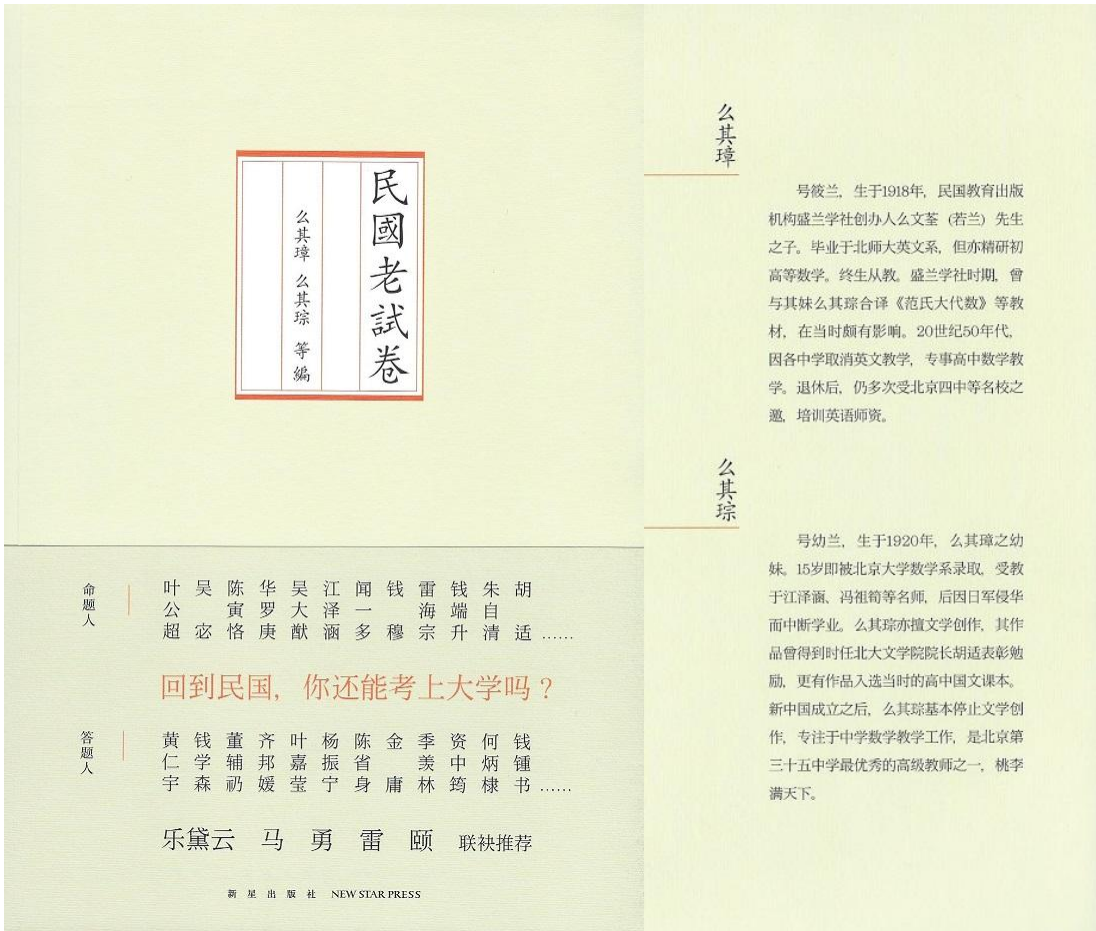
外公身后留下来的几百件书画收藏，装满了十几只大箱子。其中我最喜欢的是，外公当年国立艺专的书画家同事们赠送给他的作品，因那上面有他们的题字落款，那些文字常常引发我对外公当年生活的无限遐想，又可排解我心中对他的思念。送给外公书画的尽是民国时期的名家，有齐白石、寿石工、颜伯龙、邱石冥、傅濡、周兆祥、溥心畬、黄宾虹、王雪涛和萧瑟等人。他们送外公的有大幅的中堂、对联、册页手卷和镜心扇面。他们的作品有山水、人物和花鸟，或工笔或写意，或淡墨或重彩。我喜爱翻弄它们。

母亲喜欢把这些字画挂满四壁，一则美化，增强室内文化气氛；二则遮丑，盖住墙壁上面难看的斑渍。她每年夏天都要把那些大箱子打开，一一检视，通风清洁，防霉防蛀。尽管多年精心保护，却逃不过“大革文化命”的劫难。“文革”初期，这些珍藏被“破四旧”的红卫兵入室“抄家”、撕毁、践踏，最后在院中统统付之一炬。一幅溥心畬书写的两个大字“钓鳌”，母亲把它高高挂在门楣之上，悬挂了很多年，我从小就天天看到，那两个飘逸而苍劲的大字早已印在我心里。1966 年的一天，“破四旧”的来了，十几个佩戴“红卫兵”袖章的中学生，一拥而上，争先恐后，七手八脚早把墙壁上所有悬挂的字画撕扯下来。一位“造反小将”抬头望见“钓鳌”，四处巡视，找到一根竹竿，几下子把它挑了下来，立刻愤怒地撕成两片，双脚用力践踏，最后兴高采烈地丢到院中火堆里焚毁。于是革命造反成功，呼啸而去。留下的是满室狼藉，烟尘灰烬，未定的惊魂，永远的遗憾。

家里留存的“盛兰学社”的出版物，也被那一把火烧了个精光。书籍的主人虽然惋惜，觉得这不该是那些书的归宿，但总比再被人拉出来批判、践踏与亵渎好一些，就让它们和那些家藏的名家字画一同“归天”吧。

自此，我家连一本“盛兰学社”的书都没有了。“新星出版社”的总编辑助理孙志鹏先生，博览群书，读到我在 2010 年发表的一本散文集《走近大师，12 位科学家的美丽人生》。在其中的“代后记”里，我提及家世和“盛兰学社”等往事。没想到孙先生以出版家的敏感和慧眼，发现了其中的价值。他大海捞针，居然在互联网上的旧书店里，寻觅到民国版的《汉英成语格言合璧二千句》，继而策划、主持再版发行，堪称用心良苦。出版社上下同仁怀着极大的热情，群策群力编辑排版，装帧设计。“新星出版社”挖掘出沉睡了 70 多年的外公旧作，如文物出土 ，更为当今社会贡献出一本赏心悦目的时尚新版。

顺便提到，除此之外“新星出版社”还整理加工“盛兰学社”的另一本书。该书的原著是我舅父么其璋和三姨么其琮。二位当年搜集、合编了一本民国时代 30 年的各大学入学考试之数学试题与详解。 如今，出版社将这本特殊文献集之范围扩大，更名叫《民国老试卷》。本书的腰封上印了一句很刺激的话：“回到民国，你还能考上大学吗？”一句提问，就引发了媒体关注，网友热议。



《民国老试卷》封面、腰封和勒口

“回到民国，你还能考上大学吗？”对于这个提问的回答，是肯定抑或否定，都没错，至少在逻辑上没错，因为这个命题的前提“回到民国”事实上不成立！对此提问，何必较真？该较真的是，这本文献集或许会对当今的中学教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，启发革新的思路。温故而知新，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

“信、达、雅”之我见

中英互译，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严复老先生所提倡的“信、达、雅”已经渐渐被译者奉为圭臬。然而，这三个字当如何理解，也未见得都能一致。“信”字最好理解，简单说就是译文必须忠实于原作。可是“雅”，就不那么简单了！原文如果就是俚语俗

话，若翻译得“雅”，还能忠实于原意吗？ 显然，翻译不能一味地以“雅”为追求，似乎应是该雅则雅，该俗就俗。换言之，根据原文风格，尽量做到雅俗得当。

“达”字的理解也成问题，一般把它解释为译文须“通顺，流畅”。我却不以为然。严复老先生当初怎么想出这个“达”字，我不得而知。但我以为对其合理的解释，应该是译文须表达出原文的含意，勿“词不达意”！诸多情况下，直译则不“达”。鲁迅先生不是早就嘲笑过，把 “Milky Way”翻译成“牛奶路”吗？

“达”之难，尤其在中英格言成语的互译时。此时，如果译者功力不够，仅能照字面直译，难免就会出现词不达意的窘况。例如汉语说“剜肉补疮”，该如何翻译？如果照表面文字直译，译成血淋淋能把人吓个半死，也绝不能传“达”该成语之含意！再如“圣人面前卖文章”又当如何翻译？还有“惺惺惜惺惺”呢？

先外公大约在 80 年前就注意到了这些困难。他以为无论汉语或英语，其中的成语格言都包含着各自民族的智慧与哲理。必须跨越中西，深入研习与理解，把那些内含有相似的智慧与哲理的成语格言，对应起来，方能实现“欧亚文化之沟通，东西文明之握手”。力争翻译出两种语言背后的“文化”与“文明”，才是“互译”汉英成语格言之上策。以下从外公的书中，挑举三例说明之。

“剜肉补疮” 与“To rob Peter to pay Paul.”

“圣人面前卖文章” 与“To teach one’s grandmother to suck eggs.”

“惺惺惜惺惺” 与“Like likes like.”

第一句，不是直译，但汉、英各自的成语格言所表达之含意吻合。第二句，可谓雅俗得当，都是大白话。尤其是这第三句里，两种语言的用字都非常俏皮，汉语仅用两个字，英语仅一个字，但它们的语法结构都是完整的“主-动-宾”。汉、英两者之句型神形兼似，堪称“合璧”！

我想，外公把他的书叫做“汉英成语格言合璧”，不无道理！原书名固然准确、雅致，但属于早期民国时代的语言。而 2015 年新版书名《成语格言里的中国智慧》，则更富于时代感，提示着东西文明之间的穿越。

2016 年 6 月 20 日 于加州 吉尔珞邑